

2011年运营的国家博物馆与原址上的历史博物馆,有什么不同?应该说,二者的面积一样大,但任务与作用完全不同。当时习总书记上任不久,曾与众常委一起来馆观看展览《复兴之路》,很让博物馆风光了一阵。偶然的机缘,我认识了国家博物馆的一位外籍专家。

由于她的引导,我又进而认识了博物馆的副馆长。副馆长两次请我们吃饭,饭厅的外边是员工们的食堂,二者仅用一道屏风隔开。请客的桌面很大,而菜肴则非常简单又非常素净。我不能说这些菜肴的妙处,但它们与一帘之隔的员工食堂,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差异是请客当中也有一些国产红酒。这些举措让这样的宴请没有超标,让主人放心地与外面联络。

我吃过第二次后,脑子里忽然转动起来:它的菜肴要不要有所提升?现在宴请的规格有些缩水缩脚,各种创新让老规矩败败连连,可以说,私营饭馆中的菜品就简直没有规矩可言,厨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怎么做都可以用“私家菜”的创新作为借口。看今天国家博物馆的创新,当然首先看其产品——既包括外来引进的,也包括这些新的,甚至不会有人去关心招待的水准。

我毕竟与北京的老字号曾经很熟,这当中尤以全聚德为甚。说全聚德当然要谈烤鸭,它的烤鸭几十年有飞跃,从鸭子的选取和喂养,直到出炉后的种种品质——如何下刀与如何上桌,甚至包括它的全鸭席。我特别有感触的,是全鸭席本身的变更。在

烤鸭大大出名之前,很少有人关心这些菜,它基本是利用鸭子身上的各种下水,通过精心制作,就变成一桌稳定的炒菜了。如果试问,其中有没有不健康的成分。当然有,只不过在烤鸭的盛名掩盖之下,没人跟它较真就是了。我要说,在全聚德三十年前重

新成立了集团之后,对于全鸭席的重新打造所花费的力量,可真不能算小。几乎完全抛弃了各种下水制作的菜肴,重新引进并加工出一桌又一桌与烤鸭能够协调的新菜肴。它在这上面所获得的成绩,丝毫不比烤鸭本身要小。我勇敢地在全聚德内部说出这些认识,并得到领导层的认可。就因为这,我险一些成为了全聚德的文化顾问。

当然后来,我不合时机地病倒了,一连几年再没跟全聚德联系。但我私下想,我的这些认识涉及全聚德本体的创造,是符合它的实际情况的,同时也在用文化解释这个巨型饮食航母的成功原因。此际,我反复想过后,决定先与它的和平门核心店的党委书记联系。这里附带说一下,全聚德的总公司机构庞大,具体讲,它总公司下有四家很大的旗舰店,而和平门店又是诸多旗舰店之首。我没征得总公司的意见,先一步就和其旗舰店之一联系。这同样为了保险。如果旗舰店的领导同意,那就从旗舰店的后厨出面先执行,等有了结果,向总公司说一声就完了。如果旗舰店执行上出了阻碍,那我就换一家老字号重新再来。因为我此番涉及到的的是其菜品,而非全

一览无余的晴空之下,万物透彻且无躲藏,远处尘埃疯狂地滋生蔓延出一大片模糊,转眼风过又清澈。如此的亮。如此的醒。如此的灿烂到不可一世。如此便任所有的难以言说情何以堪,统统腐化。让纠缠曲绕的都松开,一眼望到一抹笑,就足够,在这纷繁世间,相遇,而安。

尽管卧室那么那么的贫瘠,办公室那么那么的潜规则,教室那么那么的不堪重负,浴室那么那么的风吹草动。而路,总是值得信任的样子。也包括太阳,空气,途中喜乐得失与悲伤。

就足够,面朝一方的天地,春暖,花开。

晴空

黄惠子

4月26日(星期六)多云

早上7时刚过,我们的座车就发动启程,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阿里山森林旅游区行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一曲《阿里山的姑娘》曾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因而到阿里山风景区观光,是大陆游客早就心驰神往的目标之一,因而大家的游兴特别高。据司机廖师傅说,阿里山景区距离嘉义市区89公里,在驶离中心城区不远后,座车就要盘山而上,需要拐过大小504道弯,才能抵达最佳观景点。不过,他又声明道,这些弯道的数字还是一位细心的大陆游客计算的,不说百分之百准确,也是八九不离十。为确保安全游览阿里山,小萱昨天就开始给大伙儿打招呼,从今天如何控制早餐食量、何时用药到途中注意事项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兴许是预防针打得好的缘故,加上沿途树木繁茂、风光无

我在今日宝岛的见与闻

——台湾八日游掠影之三

丁法章

限,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因而盘山向上行驶的两个小时内,尽管山路高低不平,弯道大小不一,座车晃动厉害,我们全团29人居然没有一位晕车和呕吐的。这完全出乎小萱的意外,她惊讶地说:“你们这批上海游客真厉害啊,以前难得有这样好的情况!”

阿里山,并非指具体的一座山,而是一段山脉,海拔最高处达2500米,游客可以到达的最高景点处有2200米。阿里山风景区,之所以会使广大游客近悦远来,小萱说就在于它拥有“三件宝”:一是盛产桧木,此木的材质既坚固又细腻,用途广泛,尽显华贵,



聚德最核心的鸭子。

我现在有些怕与它的总公司联系了。因为一听见我还活着,必然要“接我一叙”,至少要招待我吃了一顿。而我,恰恰就非常怕“这一叙”,现在,既然我是有意找他们的中层做起,争取做出了成绩,再向他们总公司汇报。如果这样,那会使任何人与任何层次都满意。从我身体目前的情况看,还是缩起身子读些书,同时想一些相关的问题。我如果还有剩余的精力,那就在有关的部门之间,做些穿梭就是了。

我现在精力有限,如果有剩余精力能够形成一些有价值的穿梭,你就让它们在有关部门去串说好了。我尽量少深入实际去一竿子插到底,尽量遥控某些思绪去实验思绪的结果。

回顾我这一辈子,吃喝上的机遇接触过不少,但遇到社会转型时期的某些是非,总算做了些力所能及的记录:我亲眼看到诸多老字号如何转折,有一些覆灭了,另有一些则大大成功了,包括其中的人员。比如全聚德和平门店的这位党委书记,我们认识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他如何由西城饮食公司的一名办事员成长为和平门店的一把手,每天要应对几十位上百位形形色色的食客要求,真是太不容易了。然而这次我找他谈的,则是具体的饮食业如何与“国家级”这个级别相符的问题,你们全聚德与国家档案馆当然都是“国家级”的。共同接触并招待南来北往的客人——无论他们吃什么,也都应该是“国家级”的饭菜。如果同意了这个前提,那你们帮助他们博物馆提升饭菜的质量,自然也就有了意义,你们打开自己的视野与实践,尽可以优中取优,最后精选出一套或几套方案,让对方去选择去消化。这样的实践是



有意义的。

我精力不够,只能远远地观望这些方案的落实执行。我祝愿它们能够成功,但有些不一定马上就能成功,弄不好它们还会覆灭的。你们的实践还缺乏自主性,更缺乏顶层设计。我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目前电视上的饮食节目,大多都是从趣味出发,小打小闹,而缺乏菜系甚至缺乏地域上的把握。这在最后的总结上是不能缺少的,中国的饮食最后必须提升到这个层面,才算做到了根子上。而且从专业饮食说到老百姓家常的饭菜,才算找到了根源。现在“顶层设计”一说还远没落实,还有待咱们自己去把握去尝试。从这个意

功,但有些不一定马上就能成功,弄不好它们还会覆灭的。你们的实践还缺乏自主性,更缺乏顶层设计。我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目前电视上的饮食节目,大多都是从趣味出发,小打小闹,而缺乏菜系甚至缺乏地域上的把握。这在最后的总结上是不能缺少的,中国的饮食最后必须提升到这个层面,才算做到了根子上。而且从专业饮食说到老百姓家常的饭菜,才算找到了根源。现在“顶层设计”一说还远没落实,还有待咱们自己去把握去尝试。从这个意

读唐宋古诗,已是我这几旬老人的一乐。每天我总找出一首以前读过又喜欢的诗来背诵。因为以前读过又喜欢,如今相会,如见故人。反正过些日子又会忘记,得重新再背,故人相会不会有长期。

但有一些诗更令我倾倒,就是诗中所写的地方我曾去过,它勾起了我过去的旧游,而诗中美丽的描写,又丰富了我的意境,妙不可言。

回想几十年前我曾游览三峡,从宜昌坐船去重庆,船速很慢,旅程约一天一夜,观赏两岸山景倒是不错,峻峰上没有人影,只有一些羊在上面跳上跳下。但从重庆回来时顺流而下,真是一泻千里,一天不到就到了,痛快之至。那种心情,在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中表述无遗。诗云:“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读这首诗,岂非让我再享受一次这种乐趣吗?



同里人家 (速写) 罗雪村

义上讲,咱们饮食文化未来的路还长,而且会更加艰辛。

观察目前谈老百姓家庭饮食的书,大多还都是报纸上的零散记录,还没有人专门写书。这一点我是遗憾的,因为我曾从宏观角度探讨过老字号的兴亡,曾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出版著作。现在,出版界对饮食界出书的帮助更有限了,我很想自己先尽可能地干起来,等书意形成到一定规模,再一鼓作气把书完成。我就穿梭着做些事情,真一些也实一些也就满意了。

和罕见的奇石。我们在参观了阿里山历史博物馆后,还争相在已有2300年树龄的老桧树前拍照留念。值得一提的是,观赏期间我们有幸目睹和经历了阳光高照、山雾缭绕和细雨濛濛的三种不同情境,可谓大饱眼福。在下山途中,在海拔1300米的邹族文化村,可以说,我们一行是在茶海仙境中用了颇具地方风味的午餐,并且一睹美丽的阿里山姑娘和小伙子们的风采。我们还应邀在一家茶室做客,边听采茶姑娘讲述茶道,并品味她亲手冲泡的三种名茶。由于是在终年云雾缭绕中孕育出来的原生山茶,汤水喝来生津止渴,回甘且不甘涩。一些同伴纷纷选购名茶,用于馈赠亲朋好友。

傍晚,我们一行来到了台湾南端的高雄市,在以各种风味美食为其特色的六合夜市自由闲逛,自主用餐。晚7时30分左右,我们下榻在条件尚好的丽尊大饭店。

到唐宋诗中旅游

任溶溶

还是李白,他写有《望庐山瀑布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去过庐山几次,看过瀑布。我不知道我看到的瀑布是不是李白写的香炉峰瀑布,可我看到

的瀑布也是飞流直下几千尺的,这首诗也就把我带回庐山,带到瀑布那里去了。我当时看到瀑布只知是美景,怎么能像大诗人李白那样想成“银河落九天”呢,真是神了。

我又读过常建的诗《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音。”这首诗过去常读,这一回才知道这破山寺就是常熟虞山上的

兴福寺,真是没想到。这个寺如今不是大名鼎鼎,可是几十年前我到过,印象还很深,记得寺前是一道深渊,有石桥架在深渊之上。那时没有什么游人,只觉得寺内静静的,有通幽处的曲径(“曲径通幽”如今已成著名成语),这首诗却把我带进了禅悟的境界。这种心境不但会发生在破山寺,我曾清早进过一些别的寺庙,例如杭州灵隐寺附近下天竺的一个庙,静悄悄的,在那里也就有这种同样的感受。

唐宋诗中写到我曾到过的地方当然不止这些,还有镇江北固山、杭州、苏州、黄鹤楼、岳阳楼、成都的武侯祠,等等等等,读到这些诗,感觉真是太好了。这不仅由让我想到,如果我如今是个身强力壮的人,又可以到处去旅游的话,那我真要去探访唐宋诗中描写得那么美好的名胜古迹,重温那些著名诗人之旅,这也是文化之旅啊!



江南春日

傅保民

湖上风光春又醒,桃花浅绛柳深青。江南重到无他事,醉白楼头听雨声。

从三十年前起,作为第五、第六两届市青联委员,我们经历了无数让人兴奋的精彩活动。迄今为止,依然与太多青联朋友有着密切的交往。在精心组织或自发聚会的充满智慧交融的活动中,来自各领域佼佼者的侃侃而谈,滋润了这批起点颇高的年轻精英。

记得当年我进青联的见面礼,就是在高朋满座的南京路统战俱乐部为大家作了一次边讲边唱边播放音响的交响音乐的讲座。随后的大量活动与聚会,使我这个音乐教师的脑袋豁然开朗:在生活质量开始好转的年代,听孟建柱向大家亲切介绍未来的菜篮子工程与市民饮食卫生的关系;在王生洪的讲座中,我听到了他结合留美经历所带来的全新教育理念与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考;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振奋地听到了黄奇帆以连珠炮般的案例数据向我们展现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宏伟蓝图;在众委员感觉工作压力甚重而力不从心的时候,陈燮君为我们聊他那人人受用的专著“生活中的时间学”,让我深受启示;在重振民族文化的年代,聆听小妹妹胡璇在衡山宾馆会议厅震撼人心的京剧唱腔,都为京剧有如此后起之秀而宽慰;在股市大起大落的风云年代,听杨德林谈他涉足股票市场的独到见解,颇为新鲜;在合理利用能源的呼声日益增强的当下,听马可军谈现代照明及LED技术与现代生活及产业发展的关系……

忘不了当年数次举办“家庭聚会”的欢乐。也许你无法想象委员间的高谈阔论与真知灼见,对参加活动的下一代有多大的吸引力!正如陈燮君的女儿一样,我的女儿冯都在活动中虽然只是静静聆听,却热切感悟体会着各位委员身上值得学习的主导能力和创造能力,思维严谨性和社会观察力因此大有长进。无论是她在初中获上海市红领巾“未来浦东设计师”总冠军,还是2009年在美国以纪录片《南京》合作制片人的角色获得“艾美”大奖,都离不开青联诸位伯伯阿姨们对她的巨大影响。

互相的钦佩与尊重,使委员之间的情感逐渐加深。虽然我们这批委员都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只要一碰面,大家都会想到对方的智慧魅力,享受老委员之间的深切感情。1993年,我作为访问学者赴澳大利亚考察时,某夜竟然与老委员、原世界射箭冠军、已在澳发展的王文娟在悉尼一条灯光昏暗的马路上意外相遇。幸喜之际,我回忆她为国争光的辉煌成就和在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欢送她赴澳移民的场景,她描述我的讲学和歌声,王文娟一家让我在澳大利亚度过了最愉快的日子。当沈国明邀请我去指挥合唱时,这种青联老委员间的信任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温暖与动力,激励着我全心投入,与他的团队密切合作,屡屡体验了成功的喜悦。

“青联委员”是我们曾经的骄傲与财富。而今,我依然特别乐于响应和召集老委员的各种聚会。特别是在以张湘为首的老委员活动圈中,马可军、徐志群、潘力、陈宇能、奚小琴、杜晓岩、胡璇、吴幼琴、朱佩琳等老委员与我,依然快乐延续着与家庭同乐的“智慧的交融”。忘不了三十年来在我工作和生活中需要帮助的每个关键时刻,青联哥们姐们所给予的鼎力相助!

我真的想说:青联,谢谢您!关栋天对青联给予的荣誉、欢乐、友谊,感受至深,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我与青联